

# 用合理的制度破解“对跪”尴尬

□ 单士兵

“你跪着,我也只能陪你跪着。”面对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车的占道经营摊贩,城管曹祥超无奈选择“对跪”。近日,武汉街头这戏剧性一幕,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层尴尬。(4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)

在中国传统中,下跪是一种符号,语意是乞求,姿态是示弱。在权利平等成为社会基本意识的年代,摊贩牺牲个体尊严来守住谋生路径,让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难以承受的重量。

或许正是如此,城管队员也压力沉重,特别是在民意注视下时,因而选择“陪你跪着”。正如当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所说,“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,照片传到网上,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”。这个结局,可能是城管部门遭遇强大舆论压力,更可能是曹祥超自

己“无奈走人”。

城市游摊走贩遭遇的困境,屡有所闻。《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》等网络图片,各种新闻勾画出的“猫鼠游戏”,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间。然而,城管又何尝不是如此?崔英杰案、夏俊峰案中,被刺死的城管同样应该是尊重的生命。面对整顿市容市貌、道路秩序的要求,城管即便穿上制服,也往往既缺少执法的依据,又缺少工作手段。此次对跪,不过是颇为戏剧化地再次展现了城管的尴尬。更何况,很多城管同样来自弱势群体。

城管与摊贩的对跪说明:在一个权力必须尊重权利的时代,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,权力本身也会掉进被动的窘境。当双方都不愿意用尊严为不合理埋单时,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冲撞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。

在城市公共管理中,很多地方没有把流动

商贩纳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体系中,而是以临时化的管理思维,对待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。在这样的行政理念下,城市管理的规则制度,往往难以表达出足够的制度善意。通过“禁摆区”来把小商贩赶出街区,却不能为小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,必然会遭遇抵制,从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,要么更多对抗,要么陷于尴尬。

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管制度,其初衷是在国企改革、城镇化加速、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,更好地维护城市秩序。这样的设计,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。然而,这种带有一定应急性的“委托执法”模式,10多年来未能从源头上加以完善,反而逐渐固化下来,成为诸多矛盾的“下水道”。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,社会管理者不能把“苦差事”都推给一线执法者,更不能以一个群体的“污名化”

为代价换取表面的有序与繁荣,而应以更有效的顶层设计,从根本上化解城管困局。

城市之大,在于能海纳百川。如果能以更开放心态接纳流动人口,划定区域与时段对小摊贩进行疏导,变管理为服务,城管的执法压力肯定会大为减少。如果能加强监督,成立专门的监管中心,依法依规处理问题,小贩也能更多理解。而引导摊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与约束,甚至引入社区、社会参与其中,也都是社会管理创新、制度创新的必要内容。

街头对跪的城管和小贩,都有“不得不如此”的理由。然而,社会管理者更应看到背后的冲突,加强制度创新,以更加充满善意、以人为本的制度,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、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,让小贩不用下跪求生计,也让城管能够站着执法。

## 遏制“监狱腐败”应引入外部监督

因“冰毒交易”一事备受关注的铁岭监狱又现丑闻。据人民网的调查报道显示,这座监狱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内情:狱警可为犯人私带物品,还可帮忙打包饭菜;白酒装入矿泉水瓶贩入监狱,狱警、犯人成“倒爷”;监狱自开超市,家属感叹供犯人比供学生还贵……

尽管这些腐败事实当然还有待一一核实,但“监狱腐败”对于公众来说,实已算不上什么爆炸性新闻。腐败源于不受监督的权力,与发生的部门并无必然关联。监狱腐败只是转型中国林林总总的腐败中的一部分。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靠监吃监”,监狱腐败和其他腐败表现形态不同,但本质相同。

监狱处于司法链条的最末端。对于犯人来说,它是改造重生之地;对于公众来说,它是实现公正之所。如果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,监狱就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工序——至少对那些被处监禁的被告是如此。如果监狱腐败了,那就代表着司法正义的功亏一篑。一个腐败的监狱,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当是巨大而久远的。

其实腐败也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发生了腐败而不自知,或明知有腐败而不及吋查处。从报道中看,铁岭监狱的种种乱象,并不在一时。按一些犯人家属的说法,这个监狱的“好”已经“名声在外”,甚至有家属为将犯人分到铁岭监狱而不惜重金的例子。媒体更揭露出这个监狱的“腐败史”:2012年,原副监狱长张会东因先后7次收受他人贿赂81万元,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另一名副监狱长皮德才也因涉案获刑。

刑罚也没能阻止种种乱象,说明腐败的利益仍远超其风险。乱象丛生,在押人员家属都知晓的“潜规则”,要说主管不知道、监督者不知情,这恐怕令人难以置信。若明知而默许,就是共同腐败,利益均沾;若确实不知眼皮底下的腐败,那也是渎职,而且是严重的渎职。记者调查监狱黑幕并不困难,反腐部门的深入反腐怎么就发现不了那些问题?

破解此局,关键就在于谁来监督。若坚持内部监督,那必然是“上级监督太远、同级监督太软,下级监督太险”。不引入体外监督,内部监督就容易产生腐败的合谋。

这方面,我国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,香港的监狱监督主体是多元的,包括香港的立法会、法院、惩教署、申诉专员、太平绅士、香港人权监察、香港善导会、香港戒毒会等,他们可以通过巡视、走访监狱、听取和受理被监禁人的申诉、帮助被监禁人等方式对监狱进行监督。监狱监督主体的多元化,能够保证各种监督主体对监狱进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监督,确保监狱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依法进行,有利于保护被监禁人的合法权利。

建立更为开放的狱政监督体系,才能避免监狱反腐走过场,让隐秘于高墙背后的黑幕,从此无处藏身。据悉,对于人民网的曝光,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昨日上午回应称高度重视,局领导已经带队赶往铁岭监狱调查。愿铁岭监狱丑闻,能终结于对腐败的制度化究责,而不是单纯为了回应舆情的“紧急善后”。

(转自《新京报》)



□ 李杏/文 焦海洋/图

广西柳江县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导办公楼层,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“办公室”,来办事的群众不知该到哪里找人。住建局副局长解释为办公室还未完全调整好,而柳江县委住建局纪检组组长表示,由于上访户多,此举是为了防不听众的上访户找领导。(4月15日《新京报》)

当领导不光彩吗?为什么不正大光明挂上牌子?老百姓上门来找,遮遮掩掩是不行的。为了避开“麻烦”,

使个“障眼法”伪装起来,既要不得,又很可笑。

来访的群众多,说明工作中问题多,群众集中要求见领导,表明问题没有解决好,群众不满意。不想办法处理好问题,避而不见,问题只会越积越多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领导躲起来,若是真的“怕”老百姓,倒是一件好事。但实际上,大概不是怕没有为老百姓办好事,而是怕给自己添麻烦吧。

## 郎平回归重燃 女排复兴希望

□ 肖良志

4月15日,郎平的身影出现在竞聘现场,让人们看到往日精神图腾的同时,也为日益惨淡的中国女排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1981年以来的31年,除了陈忠和执教的8年之外,其余23年时间里,郎平距离中国女排多近,冠军就有多近。

最后时刻才决定赴竞聘现场,郎平必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,也积聚了强大的信心和勇气。郎平又一次做出妇孺皆知的亮相,必然会担当起中国女排全部的重任,以及国人对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的渴望。

所以,当郎平还没有陈述自己执教思路的时候,她自身强大的气场,就让此前中国女排所有的纷乱戛然而止。1981年至1998年,18年的时间里,中国女排的荣誉几乎系于郎平一人。最为辉煌的五连冠期间,她是决定球队胜负的主攻手;胡进执教期间的最好成绩是世锦赛亚军,也是凭借重新招回郎平获得;1995年至1998年,她受恩师袁伟民召唤,拯救女排于危难之时,凭借强大的感召力,带队分别获得世界杯第三、世锦赛亚军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。

这18年的时间里,只要有郎平在,中国女排就和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很近。陈忠和的那8年,曾经一度让人们忘记郎平。最近5年,蔡斌、王宝泉、俞觉敏治下的败局,让人们呼唤郎平重新出山。因此,竞聘结果尚未宣布,国人心中早已把郎平当做了中国女排里约奥运周期的主教练,并把这个选择定性为对中国女排的拨乱反正。最近5年过于混沌的现状,已让女排伤痕累累,心灰意冷。

唯有郎平,能够重燃女排复兴的希望。因为,作为史上最伟大的选手,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服;作为执教经验丰富、技战术世界一流的教练,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尊;作为掌握世界排球风向和潮流的多面手,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敬;作为一个全身伤病而又报国心切的女人,她独有的个人魅力,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亲。郎平往那儿一站,就是中国女排的主心骨。

当然,郎平果真上任,等待她的并非坦途。当世界排坛逐渐走上职业化发展之后,像女足一样吃老本的中国女排早已滞后,这需要郎平和女排一起经历更多痛苦的煎熬,然后重生。

## 职教歧视,其实是知识歧视

□ 戎国强

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、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会会长纪宝成,在接受中青报专访时,对职业教育现状的焦虑和不满溢于言表:“关于职业技术教育,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,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,打心眼里却瞧不上。”“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、市长与县委书记、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,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。”

纪宝成列举了多项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。审视这一系列的政策、规定,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:知识歧视。以纪宝成的描述,就是人为地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,把不同功能和种类的知识和技能,分出高低贵贱来。

无论中考、高考,成绩最低者读职业学校——这个排序,也是一个知识排序:职业院校所传授的知识、技能是最“低级”的知识和技能。由此发端,职教生在求职、就业过程中的一系列的低评价、低待遇、低地位,以及职业教育的低声望,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。

记得亲戚家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,对高